

潘主兰

陈石
编

书法



福建
美术
出版
社

潘主兰书法

陈石 编

责任编辑：孙志纯 卢为峰

图版摄影：赵文淦 赵 琰

整体设计：孙志纯 毛忠昕

版式设计：孙志纯 陈 艳 魏献忠

电脑制作：王兆春

出版发行：福建美术出版社

社址：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76号16楼

电话：0591-87520545 87535294(传真) 主页：www.chinarts.cn

印刷：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8 印张：13.5

版次：200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书号：ISBN 7-5393-1551-2/J·1476

定价：11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寄印刷厂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主兰书法\陈石编.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8

ISBN 7-5393-1551-2

I. 潘... II. 陈... III. 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70625号



潘主兰先生

潘主兰（一九〇九——二〇〇一），原名鼎，福建长乐人。一九二八年肄业于福建经学会国文专修科。一九五六年执教于福州工艺美术学院，讲授国文、书法、艺术理论。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顾问、福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福州画院副院长、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福州市美术馆艺术顾问、福州书画研究院首席艺术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福建省诗词学会顾问、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顾问、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二〇〇一年荣获『中国书法兰亭奖成就奖』。

陈石编

常記
白
發
咄
余
過
其
屢
出
示
謂
當
春

審
橫
理
議
案
將
遺
之
後
人
知

王
一
陳
書
法



潘主兰先生为中国书
法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被第一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评选委员会评为『中
国书法兰亭奖成就奖』。



潘主兰与沈颢寿（左二）、林暖苏（左一）、程亚君（右二）、伏文彦（右一）。

序

蒋平畴

尽管岁月悠悠流逝，潘主兰先生的人格力量与艺术魅力却愈显突出。人们对其怀念之情就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爱戴或尊敬了。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里，去寻找书法艺术古今相承的生命流程的时候，在其所产生的历史人物里，书法大家潘主兰先生是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八闽自宋以来，名家辈出，诸如蔡襄、张瑞图、黄道周、伊秉绶等皆雄视古今，而潘主兰与陈子奋、沈颢寿先生同时生活在这块有着丰厚精神与文化资源的沃土，经历二十世纪，通过坚韧不拔的『治』与『养』，为传统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各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思考与努力，寻找到自己精神生命空间，成为可圈可点的大家。潘先生的崛起是独特的，当年曾有人询问颢寿先生，榕城谁堪称独辟蹊径者，答曰：『主兰也』。我相信，正是缘起于此。陈石兄继编辑其恩师甲骨文书法选集之后，不辞辛劳，尽心竭力又编了这本书法集，两书可谓珠联璧合，使人们能够比较集中地了解潘主兰先生的书法世界。这一世界展示了一代大家艺术生命的自然流程，有鲜活的表征，有丰富的喻示，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在九十几个春秋里，先生从不在乎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多少，而是执意于自己能说什么，该做什么。他在《谈刻印艺术》中曾这样写道：『真正有功夫的人，可能不容易被一般人所发现。被发现的还是走江湖、卖膏药这类人比较多。』先生九秩前夕，其弟子春松兄为他画像，他题上诗句：『貌无今日变，衣是旧时装。夷惠之间我，生来即倔强。』这自况所潜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耐人寻味。他生活在风云变幻、沧桑巨变的年代，世路的坎坷，艺术历程的艰辛却从未改变过他对于中华文化的不二情怀。彼时，中国书法与传统诗歌一样都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价值的转化，语言的困惑，创格的迷茫，以至虽不乏摩挲波磔者，但书法艺术却驻足徘徊，甚至出现否定书法是一门艺术的论调。而先生一意孤行，以毕生精力悉心研究。这既是历史机缘，更是个人决断，教人惊叹。因此刘白羽先生赞之曰『八闽之魂』。潘老生前曾在刻毕『百花齐放』一印后，自信地镌下款识：『主兰亦花，刻此记之。』故而，面对潘老作品，宛见其人，清癯平和里确实确实地蕴含着一种倔强：『我就是主兰』。

潘老从不夸夸其谈，甚至予人不善于言谈的感觉，但在先生的慢声细语里，揆古察今，有关人生与艺术，不时有惊人之语，初闻仿佛平常，久之则回味无穷。记得，谈及为人之道，何以立天地之间，先生毫不思索地说：『须干净、明白。』此语好像简单，而将之度量人与事，却概括了人生真谛，用以考察潘老，我发现这就是他为人从艺的写照。因为干净，所以挥



潘主兰在笔会上挥毫。

毫捉刀能利索磊落，出于明白，清幽而空谷，托根有素心，故吟声与画境、墨迹与印痕，一派简淡清和。每当作如是观，自然就联想到潘老说印论『气』的阐述。他以为，有『桀骜之气』与『霸悍之气』的印坛宿老『在表现形式上好像不凡，不知道人们在藐视他「哗众取宠」，「头重脚轻根底浅」，有什么了不起。』毫无疑问，先生有着自己的判断与追求，他在论书绝句中有两句诗：『清刚铸出人书品，天地还须正气扶。』先生在干净与明白的艺术人生旅途中所开拓的境界，不正是始终萦绕着这一股正气而衍化出一派既清且刚的艺术天地。

潘老以其艺术创作印证着自己的人生，强烈地折射着对于艺术追求的超然与自信。论及最高境界美，先生认为是『无迹象可窥』，即『化工』。他说，陈后山论诗文与傅青主论书法，所先后提出的『四宁四勿』，均是最高境界美达不到的感叹，所以才降低标准。巧是人工，可求；拙则不是单纯人工所能求得到的，加上学养，才可能更上层楼，或臻化境或具天籁。古往今来艺术家的实践告诉我们这很不容易，但，这正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潘老对此向往自不待言，无论怎样磨难与艰辛，从未失落，无论如何曲折与寂寞，一直追求。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上下求索，通过翰墨在自己心底腕间挽起波澜。他赢得了一种独特的传承，并有所创造，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境界。对此潘老作过自我分析：『我的作品无巧无拙，追求什么？自己感到有些隽逸而已。』先生是一位早熟的艺术大家，五岁时父亲指导他临字，九岁拜师习文研字，及长把卷之余浸润书画金石，十六岁自定《主兰刻例》，二十岁榕垣宿儒名士陈宝琛、郑星驷、周愈代定《素心斋处士书画引》，而立之年已大体形成书法体系，但不因之模式化，而是走一条不断充实与提高的漫漫之路，不断积累而学养丰富，不断磨砢而工夫精湛。他通玄达微，所选择与消融的艺术语言以美为前提。他一再告诫学子，离开美欲求成功值得商酌，腕下所运唯求精到，但能不巧而见简淡，虽不能拙，但滋以学养，铸出品格，寓清奇于雅正，以至隽逸超凡。细读先生作品，不难发现，凡其情有所钟者必有过人之处，大块整合，精致入微，注以诗心荡漾的艺术语言，既有家数又具独行的风采。一九七三年先生为老友卖药翁写了一篇情殷意切的《乌石山斋记》，以四屏条形式楷书一气呵成，美文与书法相得益彰，幽静闲雅迎面扑来。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百年，作楷书四屏条，则字字凝神，处处关情，显得庄重典雅，作者由衷之感跃然而出。这两件相隔七年的代表作，具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格调。潘老楷书由《北魏张猛龙墓志》切入，参酌有清以来各家研习北魏碑志之途径，巧妙地运化汉魏钟太傅乃至简牍写经之妙奥，所裁成作品绝去自我克隆，而是纤微要妙，临事从宜，和而不同，却又都是先生的面貌。倘要究竟先生这等能入能出风采的形成，其『四有观』——『有方向，有认识，有志气，有胆量』，即是最好的概括。他说：『吴昌硕在历代刻印诗里有句话「陈邓藩篱摆脱来」，本意就是要求自己摆脱师规，独往独来，创造出瑰丽杰出的好作品，这是不可不知的，尤其是不可不做的。』潘老可谓说到做到。

任何高度创造性的艺术，都应具有正确的识见，不要重耳轻目。潘老对此说得通透：『不要求鬼求神，只要自己求自己，眼睛擦亮，看得高，这是根本方向，不要忽视。』具有识见、手熟、胆大才有派场。作为学人，深知根底在于学问；作为艺术家，洞识兴会在于性情。先生学问深，性情真，平时并不轻易动笔，一旦情景交融，虚室生白，思绪就好像泉飞云涌。掬管宛如快剑长戟，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所展示的犹鸿雁薄霄，鸣则相和，行则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似腾云涌烟，旦夕变幻，聚散虚空，有形无迹，化出一道道彩霓，彩彻云衢，汇成层深的创构，心灵净化，艺术升华，二十世纪之末主兰之花得以绽放，所逸出淡淡的幽香，勾起了人们千古遐思。但倘若现在就匆忙罗列考证其在这些方面所曾起过的里程碑或带头作用，我自感有违先生学术思想。他曾这样吟唱：『千古书林无第一，钟张并举又钟王。』如果我们能够着力体味他如何通过不间断探索与创造所体达境界的追求与认定，也许更会使我们从其凝入心灵所展示的作品里发现那埋藏的会心的笑与显现的非凡张力。这对于新世纪新起点人们，阐述二十世纪书坛出现潘主兰式人物与古今之间的情结，以及当代美学意义，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启示，对于审美旨向与价值擷取可能激发起新的思索。这种思索也许会超乎一一去评说作品

本身的意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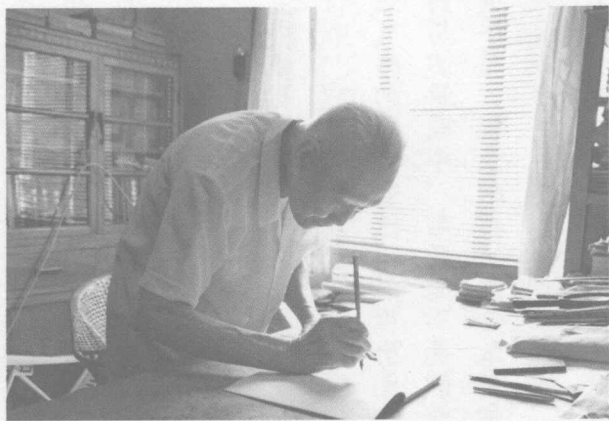
先生从事艺术活动几近八十载，从来不为浮俗转移的品格和自辟蹊径的胆识，体现了他的一贯艺术创造精神。『取资博而探源远』，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深入与探索之持久，使他在艺术创作中懂得如何自我完善；『或亦端倪异所云』，游弋艺海，善于发现。国内学人专门从事殷契书法创作的寥如晨星，而构建起甲骨书法艺术世界而独树一帜的是潘老。又如，即使他无意取法三唐，但对『冷唐石』却独具见地。他说：『虞、欧、褚、薛、颜、柳等可谓『热唐石』，然唐代非名手书者甚多，如张本望、张孝绪、毛佑诸墓志。有志者苦心求索，当自成家。』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对发现还必须懂得抉择。在不断发现、取舍与自我完善的长途跋涉中，先生有着铺展与整合自己艺术世界的独特方式。譬如，潘老章草创作并不多见，但对于古今章节的通融与化解，却体现了独特智慧与能力，象章草六言联『发扬革命传统；建设精神文明』与行书五言联『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前联融汇各家，不拘泥何宗何派而自成一格，后联则化合章草气息，微妙地注入自家行书而生香活色。两联书法若此，一生作品亦然，所形成的不寻常大手笔始终在不间断的发现与抉择中取得突破。先生说：『这个『破』字是不凡的，非大工力不能做到，有画龙点睛的精神，有千钧一发的关键，有起死回生的奥妙。』『破』是有分寸的，如何把握，先生曾就『平方正直』作过这样分析：『在平方正直之中，要审察其气势，如果给它破一二笔见作倾欹，并不妨碍平方正直的整体，就给它破一二笔；在圆融灵活之中，如果给它破一二笔作凝涩，并不妨碍圆融灵活的整体，就给它破一二笔。有的全局完整，把一二笔斜到九十度，也就是破，其实是破坏全局，以至不可收拾。』破，需要胆量，需要功力，更需要识见，这识见在哪里？走万里路，读万卷书。先生虽然深居简出，读书磨砚，探古今之妙绪，但向往大自然之心有之，一有机缘，则远足名山大川，林烟樵唱，山风酒旗，花语吟衣，个中幽兴，正如先生所咏：『倦飞却笑投林鸟，输我遨游兴未赊。』潘先生生前曾题下不少较之陈辞而有别天渊之诗句，直至临终前夕，还用楷书为西藏林芝地区福建园闽芝阁题撰一联：『千里外日丽风和能无同感；八闽中山明水秀于此相亲。』亦乃曲妙寓寻常之中，依然那般清潭见底，写出幽微。潘老终其一生没有忘记自己的不二襟怀，无怨无悔，以其超迈的学养与独具性情所铸就的品格和艺术分量，步入暮年才渐渐被世人发觉与推崇。当众望所归获得『终身兰亭奖』提名之际，他却独自地走了，走了！领奖台上，见不到他身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此，先生是明白而坚定的。



潘主兰（后左）与潘懋勋、林暖苏游武夷九曲。



潘主兰与女儿合影。



潘主兰在题字。

真正艺术家都必然有着自己刻骨铭心的倾向性。先生少时与同窗对弈，三盘皆输，遂不涉棋道。十四岁尚在小学念书，因对数学等课程不感兴趣，则毅然转学，拜宿学郑危人习国文，从此凭意所繇，身所盘桓，义无反顾地致力研究国学。作事问学当机立断，其书法风格形成亦由早年一锤定音而得以不断完善。先生的书法世界，无论甲骨、古籀、汉金文、楷书、行书乃至篆刻都具有一个倾向，瘦硬的笔致与斜正错落的构架赫赫入目。这是先生源自识所从来而复通于一的结果，渗透着体物入微的观念与联想，在巧智与潜意识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生命所在，在天然与偶然之间，获得了栖息之地，而至千汇万状，出入有无而游刃自如，获得了抑扬开合的自成系统的方式。这个先生所涵贯的瘦里求道劲、刚健含婀娜的方式化解在不同书体的形势，既同一特色又各具表征，所展示的卜文、金文、楷书、行书，或跌宕，或蕴藉，或端庄，或洒脱，或清幽，甚至暮年频添华滋，但又无不归于淳朴、典雅。具有契刻意味与清奇雅正气格的甲骨书法，展现出无一可移入其他书体的书法语言，印证了先生融汇书体的大彻大悟。而在建构甲骨书法殿堂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无不美妙地整合着先生自己一直为之寻找的生命鼓点。先生的行书经常被带进所衍化卜文世界，两者如同手足，相亲相契，充分地展示了先生艺术的生命流程。而今，当我们体味其完善书道所经历的一切，自会感叹潘老统摄三代以来书法到整合出自家风貌，简直是天造地设。在行书这块园地，许多书家极力耕耘开拓，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时至今日，谁想真正独具新面目着实有点难。的确，千百年以来，书坛所出现的道道风景与种种奇特现象，差不多都存在着与魏晋之间的割不断情结与斩不断的瓜葛，延及近现代北碑南帖对话，实际上是对魏晋书法发展以来的一种反思。这个反思寄寓着未来的走向与期盼，对各具渊源、各显风骚的『碑』与『帖』，是扬此抑彼还是历史分析，人们已经有过思考与实践。面对书法生成依据与再生资源，如何阐释，怎样开发，才具有意义，潘老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抉择碑学，鼎力三代秦汉，摩挲魏碑，绕过二王藩篱，但不盲目排斥帖学。既留心汉简魏晋写经之意趣，又着力体味章草之韵致，加以取舍、整合，衍化出饶具自家面目的行书世界。行笔圆劲瘦硬，收笔尖峭洒脱，结字不取平正，不主故常，令书字各自森立，纵横之间，疏密长短，伸缩避就，随机运化，偶有游丝也在化实为虚之中。行书与卜文书法各具特点，运化起来各有侧重，先生在两者之间游憩，既刚既清，同出一手，淳古中荡逸奇气而显其刚，平淡里涵泳风韵则觉其清。抑或以为先生于后者更悠扬自得，精妙超凡，而于前者无巧无拙，在显现出隽逸境界美的过程中，可能强化了些个性，在顾盼揖让之时，不失『文质彬彬』。然而，假如不以此特色出现，就大有可能陷入前人窠臼，果真若此，反倒不如留些遗憾。也许这正是先生高明微妙之处。潘老一生题跋笔记小字行楷甚丰，不经意间，留下诸多琼贝，令人赞叹！我甚至觉得，先生经典性行书可在这其间觅得。在这些篇章里，运化之际如天马行空，浑成是构则如老僧补衲，字里行间洋溢着无限才情。

如何对待过去，怎样走向将来，艺术家必须应对。潘主兰先生一生不断地捕捉发现，酝酿体达，将所把握的感觉集于一念之间吐纳，在其妙手与妙眼所见的一刹那，打开畅达的隧道，留下不少弥足珍贵的墨迹，这是智者的抉择契合了历史的等待。故其所张扬的趣向，所涵育的感觉，所萦绕的气息，所铸就的典型，成为时代印证。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二十世纪在八闽大地曾有一位转移末俗、振飭浮靡的艺术家——潘主兰。

二〇〇四年十月于远风斋

目录

● 序	5
● 武夷山墨迹	10
● 条幅·横披·斗方	37
● 楹联	79
● 扇面	94
● 手稿	99
● 论书法绝句三十首	104
● 后记	106

重修武夷天心永樂禪寺碑文

昔吾聞之西方天竺有佛國為釋迦牟尼示現之地言佛者猶言覺也將以覺羣生此佛門弘宣其教迷者有賴焉夫六根俱淨即為覺之至吾人入山門未聞梵唄爾慮激謂法相莊嚴果有以致之耶抑不之信此延覺之初苟善持之其用將成大嘗觀白帟通言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此本孟軻使先覺覺後覺意然後知道固不同析覺之義無二致武夷天心峰以全山百二十里度之是峰居中央下有山心永樂庵惟建庵之年不可考舊志僅載明嘉靖七年道士韓洞虛重建之改名天心庵棲息皆羽流歟後浮屠氏據而擴之揭以扁曰永樂禪寺此僧道遞嬗為主陵谷多變無足怪已數武夷山中有天成禪院有大雲金山全身石堂諸寺道院有十所有庵三十餘處則殆皆團圞耳今概淪廢墟獨此永樂禪寺巋然先是其樓閣連雲松篁掩藹境既幽清游侶向多投宿焉有題詩收入山志則弟見明傅汝舟及僧淨叅二篇而已歲久寺荒縑流弗安於畎畝衣食漸散去遂為村氓鳩居而今棟宇多已毀損即壁間畫亦崩墜幾盡游入莫不興嗟董其事者謂此山中僅存廢刹亟謀葺治輪奐而愛新之將以示後人識形勢大好文治日昌宜乎使先覺覺後覺而重於治學斯所以寓保存古蹟之至意也吾安得以不文辭乎延為之記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歲次壬戌五月

長樂潘主蘭撰並書

重修武夷天心永樂禪寺碑文（一九八二年）

寬三五·高一四〇厘米

如此名山宜第幾

相當曲水本無多

潘主蘭題



題武夷牌坊七言聯（一九八三年）

寬三〇·高一六五厘米



潘主兰与潘懋勋（中）游武夷山。



武夷牌坊。

千萬年無數海桑睹此一邱一壑水木清華景光銜春夏秋冬
變幻匪常傾茗盃登天游縱譚兜鑿翰墨環佩琅玕却認得靜
中有動動中有靜都是神工鬼斧

公元一九八三年歲次癸亥秋九月

而復去去而復來因應人傑地霸
低徊誰似乘竹簞望晚照涉想楚鶴閒雲崖猿林鳥竟為何來
百二里許多風物謂皆宜畫宜詩溪山佳麗意境寓古今上下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潘主蘭撰書

題武夷牌坊長聯（一九八三年）

寬三七·高二四三厘米

题武夷十八言联（一九八七年）

宽二五·高一七九厘米

嚴茶以得天馭厚所製之工中外知名非草創

泉水惟在山者清其烹有法後先接踵若薪傳

潘主蘭題



慢亭招宴

慢亭峰在大王峰後古記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皇太姥魏王
子塞輩置酒會鄉人在峰頂召男女二千餘人虹橋跨空魚貫而上設絳屋慢亭可
數百間飾以明珠寶玉中設一牀謂之玉皇座西為太姥魏真人座東為武夷君座悉設紅雲綉霞
褥金玉貯花異香氤氳初鄉人至慢亭外聞鼓聲少頃空中有潛者呼鄉人為曾孫使男女分東西
依次進拜畢真人抗聲汝等曾孫各安好遂命男女以東西坐又亭之東西有青綬幃帳內各設牀
陳樂具又聞潛者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會小童擺鼓鼓高智瑞
振曹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
絃師董嬌娘彈坎侯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曼圓鼓管師黃次姑噪簫葉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
金師羅妙容揮筚篥於是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彩雲四合環珮車馬之音亘空而至又聞潛者云曾孫可再拜為別
既下山虹橋惟斷四顧山頂寂無一物但蔥翠峭拔如初耳

右神話故事節錄宋祝穆武夷山記

節錄宋祝穆《武夷山記》（一九八三年）

寬八〇·高三三〇厘米

武夷第一峰

一九九零年二月 潘主蘭書





徐霞客入山處

題徐霞客入山處門牌（一九八七年）

寬二三·高一〇厘米

為徐霞客誕生四百周年撰書碑文（一九八七年）

地理學家徐霞客孝友大節世所共仰平生好游足跡幾遍宇內入武夷山乃取逆流游九曲山峰絕壁每攀索而登踞有不
可得竟懸棘而墜履險弗顧也值茲誕生
四百周年之際緬懷前哲勒此石門
一千九百八十七年潘主蘭書



寬四七·高一三一厘米